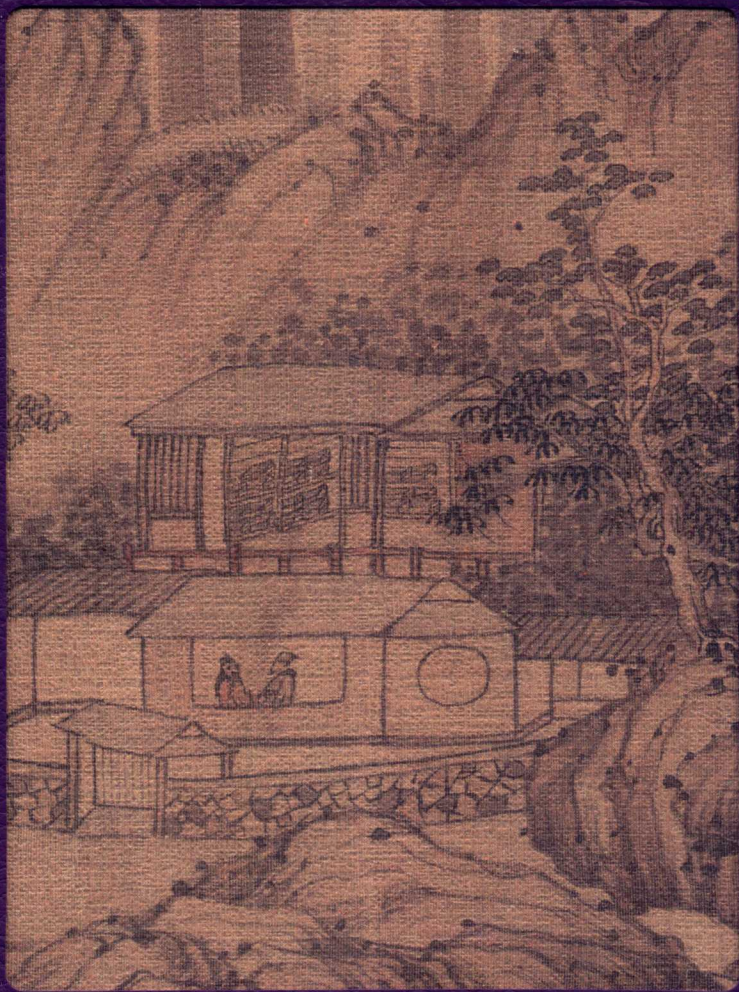


上書房行走

韋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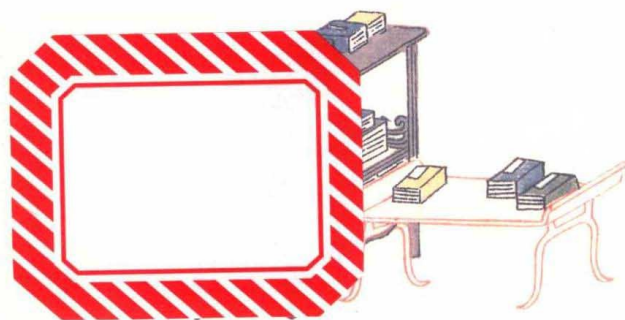
海豚出版社

韋力
著

上書房行走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书房行走: 仿皮版 / 韦力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10-3805-0

I. ①上… II. ①韦… III. ①藏书-文集

IV. ①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3147 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孟科瑜 李 杨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李 利

责任印制: 于浩杰 王瑞松 蔡 丽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29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3805-0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从本质上讲，爱书与爱他物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都不过是天生的贪欲使然，但所爱之物不同，随着时间的递延，无论爱书还是恋物癖，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恋物癖可以做个两分法，比如有一大类喜欢买各种生活用具，似乎以买衣物鞋帽者为大宗。这一类的收藏迷，当他们买了多年之后，发觉自己辛苦淘来的大量衣物鞋帽，其中的绝大多数变成了用之无用、弃之可惜的鸡肋。当然，这些衣物也可以捐给某个慈善部门去用作救灾，但据说捐献给救灾部门的时髦衣物没人收，因为这些衣物大多数对受灾人民不实用：谁会在灾区穿上一条刻意做出破洞的牛仔裤？由此可知，收藏数量庞大的衣物，其结局仅有处理一途，而顺利解决这个负累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以此类推，人们在生活中习惯于收藏的各类物品，大多都面临以上的问题。虽然收藏衣物相较于收藏食品类的时令货，结果要好很多，显然生活耐用品在保存方面要显得更为务实，因为收藏主人用不着为藏品的腐烂发臭而起急。看来，选择优良的收藏各类，第一个着眼点，是所藏之物不会因长期的存放而变为腐烂，并且随着时间的递延，不会变成难以处理的负累。而在这个世界上，还真的存在这样两美俱的物品，这种物品被人们通称为古玩。

其实古玩也是个大概念，它囊括了太多的门类，比如瓷器、家具、玉器，等等。还有一类物品，它也被人们归在了文物古玩行列，但在属性上，却与通常所

称的古玩有较大的区别，我所说的物品，名字叫古籍。

虽然古玩文物门类繁多，同而视之，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标的物，但是它们对文化的传承需要用历史的语言进行解读。唯有古籍不同，古籍是直接的历史记录，用不着通过形象思维转化为抽象逻辑，虽然在直观性和观赏性上，古籍不如古玩，然而它却是世界文明体系得以传承的最直接载体。

正因为如此，自书籍诞生以后，随着数量的增加，也就出现了如何进行分类收藏的问题。而读书人为了读书和使用书，大多藏有一定量的书籍；而收藏到一定规模，为了便于使用，则需要对其分类整理；而在整理过程中，他们对自己所藏的所有书，有了一些提纲挈领的认识，这样的人，就被称之为藏书家。更雅一点的称呼，就是目录版本学家。

根据藏书目的的不同，也就是藏书侧重点的区别，收藏书的人也有了门类上的区分。最著名的分法，就是洪亮吉所说的藏书家分五等。他在《北江诗话》中称：“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弼、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合、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鄞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实，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以我的私见，对洪亮吉所分的五等，可以归纳为三类：藏书家、用书家、卖书家。而卖书家的主要功效是对书籍的流通做出了贡献，其作用不可小觑，我会在单独的一本书中专论卖书家为文化传承做出的贡献，在此暂且搁置不谈。除去卖书家，剩下的就是藏书家和用书家了。从实际情况看，其实没有专藏不用者，也没有专用不藏者，即便按照洪亮吉的五分法，这五等藏书家也是相互融合，无法截然分出界线者，因此，藏与用的归类只是每家的侧重点略有区别而已。

经过千年的发展，中国的藏书观已然很是成熟。从发展的角度而言，藏书家的成就也同样是后来居上，不论是藏书规模还是藏书理论，在清代的中后期，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进入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时局动荡，战争频繁，这给藏书事业造成了重大冲击。1949年之后，国家实行公有制，私人藏书大多归到了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的黄金时代至此完结。

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复兴，私人藏书风气再度兴起，读书爱书之人大量涌现，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太多的家庭建起了书房，而书房也几乎成了新居的标配。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论，每迁居一次，书房的面积都会有较大的增加，从最初摆在客厅中的书架，转变为了书房，而书房又变成了大书房，再到后来，大书房又变成了独立于居室之外的书楼或书库。

其实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藏书数量的增加，在收书的过程中，我还结识了许多位同样癖于私的爱书人。跟这些同好的交往过程，让我不但得到了分享的快乐，还学到了相关的知识，更为重要者，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体味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可爱，而我总希望把这世界的美好凝固下来，这使得我萌动了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的冲动。

记不得哪位哲人说过：一切历史都不过是当代史。我所生活的时代，也早晚成为未来人的历史，而我的这些记录，也成为了未来人研究我所在的这个时代中，爱书人的喜怒哀乐的史料之一。我觉得自己的这些书房记录，给未来的爱书人提供了他们所在的当代所能理解的解读。这样的心态显然有着自我拔高之嫌，那好吧，这样的小文就当是我在记录一群同有着收藏癖的朋友们的奇特行为，算是一件娱己又娱人的事情吧。

本书中所谈到的书房主人，都是与我相熟与相知者，因此本书所写，不过是一个人的视角。关于书房类的文章，以往也看过不少，但大多是书房主人的自我描述，虽然也有访他人书房的文章，但少有人有计划、有目的、一家家地去拜访朋友的书房。因此说，以一个人的视角来看待不同朋友的书房，这也就是本书所谓的特色吧。当然，既然是一个人的视角，那必有其局限性，因为自己生也有涯，而天下爱书之人多如繁星，我不可能认识天下所有的爱书人，所以我能访到的书房，可谓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因此更为确切地说，本书中所谈到的书房，只限于作者的朋友，就算是如此窄小的定义，也无法涵盖我所认识的全部书友，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我到各地去拜访朋友的书房，至今也不过就是两年多的时间，而在我的预访名单上，还有大量的待过者，因此，我的书房之旅还会接续下去。结集的这一部分，只是我初期访得者，用句官话来概括，这只是部分成果，随着时间的后延，我所访得的朋友书房数量还会增加，故而这部书房之旅，定然还会出续集或三集，等等。对这些感兴趣的读者，则需要耐心等待一些时间，有待我继续完成这个计划吧。

二、我所认识的书友，也不都是有着一一定规模的收藏，也不一定都有着相应的研究成果。虽然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理来要求藏书到何等的质量和数量才能称之为藏书家，但就我个人所经历的几十年藏书史，已然形成了一定的理念，因此，列入我的待访名单中的书房主人，应当都算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公认度的藏书家和相关学者。

三、有些书房主人其水准早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书房也列入了我的待访名单中，但出于各种原因，我在征求对方意见时，其不愿意让自己的藏书和书房曝光于天下。我当然要尊重朋友的选择，故在本书中，这些有价值的书房也只能付之阙如。

四、有些书房主人同意我去到他那里拍照和采访，但前期工作结束后，主人却不同意写出他的真实姓名，于是我在成文之时，只好将其尊姓大名以字母替代，然而在交稿于出版社时，责编认为这样的写法与他篇体例不符，只好将这类书房之文拿下。

我眼中的书房，其实是个宽泛的概念。虽然我钟情于古籍，但我并不以为只有古籍才有资格享受书房的待遇，因为藏书本就是对历史文献的保管与研究，而历史文献的物理形式也同样是千姿百态，因此说，收藏各类历史文献，都可以视之为藏书，而这样的书房主人也就当然地列入了我的拜访范围，比如方继孝先生专精于手札收藏。从外观看，一页页的手札与书册在形式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其文献价值其实一点都不输于成册的古籍，而手札收藏本来就是传统藏书的一个门类。

同样，谢其章先生的创刊号收藏也是如此。虽然说杂志这种文本载体是西方

的舶来品，但它却在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上流传甚广，其文献价值之大，成为研究现当代的学者专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史料。而一本杂志的创刊号，则更能集中表现出主办者的初始动机与想法，因此，能够将创刊号作为一个门类来收藏，确能起到管中窥豹的四两拨千斤之效。所以他的收藏，也同样属于藏书中的独特视角。如今谢先生以他那独特的价值观，将自己的创刊号收藏做得风生水起。

学者的书房，更是我神往之地。我对学问家有着一一种天然的崇拜，虽然我走进黄永年先生的书房时，他已在此前的几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当我目睹到他的书桌，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端坐在那里微笑地望着我。目睹他的藏书，看到他以学者的眼光所收藏起来的古籍善本，翻阅这些书籍时，我似乎仍然觉得他站在我旁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向我讲解着每一部书的价值所在。

一间有价值的书房，更能显现出书房主人的品味与学术着眼点，因此说，书房是最能够暴露一个人思想和隐私的地方。而我有幸能得到这些主人的同意，由此而走进他们的心中，这种信任确实让我感念于心。

其实，我所拜访过的书房，其主人几乎每一位都有着离奇的故事。对于我所听到的这些故事，在不会误伤他人的情况下，我把它们都写入了文中。那些想了解这些书房主人的奇特经历或者他们的心理历程的朋友，不妨读一读我所记录下的这些文字吧。

关于此书的排列顺序，我原本想按照拜访书房的先后，当然我的拜访顺序并没有刻意选择，其中的原因涉及到了书房所在的远近路程以及书房主人是否有空。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实本书的排序不分先后。然交稿之后责编认为，这样的排列顺序无法表现出我对前辈师长的尊重，遂命我以书房主人的年龄重新列序。虽然

说，这样的排列顺序也颇为常见，然而不同的是，我所拜访的友人书房，绝大多数是在世者，故而在网上无法搜到他们的生卒年，我若一一打电话问之，似乎也不礼貌。按照当世人的观念，年龄业已成为了个人私隐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的直问太过唐突，于是向责编建议，排列顺序改为以书房主人的姓氏拼音为序。虽然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我对这些师友们有着厚薄之分，所以于此仍然需要再说一下那句俗话：排名不分先后。

韦力 丙申年七月下浣草于芷兰斋

目 录

序 言	i
艾俊川 且居 雄起的节奏	1
陈 琦 徐徐堂 宁愿当个临时工	9
陈根远 抱梅山房 碑林里的智者	23
陈景林 杏林草舍 独嗜医籍,唯重粉纸	35
陈子善 梅川书舍 私家书谷	43
杜泽逊 微湖山堂 一部书稿平天下	49
方继孝 双序斋 专藏名家手札	61
府 军 知足斋知不足 最不像堂号的堂号	67
姜德明 无名书斋 岂止是旧平装	79
姜 威 色香味居 酒色才气,一枕书声	89
郭维峰 芸香室 敬惜字纸	101
顾晟楷 箐存阁 两代承继,首重邦献	109

韩琦	交趾文库	舅舅的堂号.....	115
黄永年	心太平齋	唐史大家,版本冠今.....	125
胡洪侠	夜书房	痴心名典,物我相融.....	141
李世扬	还读斋	秦狱得珍,鲁博献璧.....	153
李欣宇	百勤堂	由书入碑,两相宜彰.....	167
励双杰	思绥草堂	专精族谱,藏研并丰.....	179
林章松	松荫轩	专聚印谱,普惠印林.....	195
陆昕	校苍雅斋	祖父的堂号.....	207
陆灏	听水书屋	红尘雅士.....	217
卢平	松竹阁	兄敬弟恭,各有所成.....	227
瞿永发	现代文学史料馆	资料收藏超过旧书.....	241
沈岗	文海楼	阳澄湖边晒古籍.....	253
童银舫	梦田书屋	大家小友,路余来洪.....	263

佟泽民	诒宋斋	子子子孙永宝用	277
王 德	无名书斋	无名胜有名.....	281
王杭生	无名书库	来不及起堂号.....	291
王稼句	补读旧书楼	古运河边的雅居	299
王贵忱	可居室	藏研并重,化私为公	305
汪柏江、方俞明	天泉书屋	书楼壮美,冠盖今朝	317
谢其章	老虎尾巴	比真正的老虎尾巴还小.....	331
辛德勇	未亥斋	学问是这样炼成的	341
徐 雁	雁斋	推广书卷文化的策源地	353
薛 冰	止水轩	并非心如止水.....	365
扬之水	之水堂	且借堂号五十年	375
杨 铸	听绿轩	五岳归来不看山	381
赵 珩	穀外堂	北京传统文化不只是天桥	391

周启晋	西深精舍	文彭书写的堂号	401
周 晶	五里山房	山左文献的捐献者	417
宗鸣安	韶明楼	以碑当书,以拓证史	427
止 庵	是字号也是堂号	439	
后 记			449

我清楚记得在什么场合认识艾俊川先生，却想不起来是哪一年，好在有人比我记得更准确，那就是胡同兄，因为他是我跟艾俊川的介绍人，并且初次见面的地点，正是在布衣书局有始以来最高档的店面——张治中旧居。

那时，布衣书局刚刚开业不久，我对网络一向隔膜，不知道网上也能够找到蠹鱼之乐。谢其章先生告诉我，有个网上网下都做买卖的书店，名叫布衣，并且店址就在张治中故居。他的这句话让我笑了起来，原来是这个等级的布衣。诸葛丞相也曾说自己“臣本布衣”，除了丞相，很多的大官都喜欢在自己名字前加上“布衣”二字，但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四品官衔以下者，很少敢说自己是布衣的。就凭这点，激发了我的童心，我跟谢兄说，下次再去布衣时，一定带我去开开眼。

之后的某天，谢先生果真把我带到了布衣书局。这家旧书店所处的位置，是非富即贵的高档区。我在这个文保单位的小院内，第一次见到了布衣的CEO——胡同先生。胡同既然是CEO，那么这家书局的经营当然是以他的口味为主，但是看来他喜欢的是“旧”而非“古”，这与我的偏嗜略有异趣。胡同是位优秀的经营者，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我那掩饰在好奇心下的落寞，马上说他近期也准备开展古书业务，并且，他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对古书极有研究，若我有兴趣，他可马上请这位朋友来跟我见面。嚶鸣相求，我当然求之不得。不一会儿，我就见到了他说的这位懂古书的朋友——艾俊川先生。

那天晚上，我等坐在雅致的小院内，胡乱地聊着书界的各类八卦。我对艾先生印象极佳，他是典型的自敛型学者，每说一个观点，我都能感到他的面部会微



且居全景

微泛红。他说话的特色之一，是若有所思时，必会两眼上翻闭上两下。我很喜欢他这种锋芒内敛的处世姿态，在此后的交往中，他渐渐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随着交往的加深，我越来越觉得交到他这样的朋友是一种幸运，因为他是北大图书馆系毕业，对于古文献是绝对的科班出身；又曾在北大图书馆善本部工作过，理论兼实践；再加上他的聪明与勤奋，因此他对版本的研究深度让我望尘莫及。这些年，我尝试着写自己的藏书题跋，每次写完，必呈上请艾兄指正，每次他都能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艾兄对版本的研究不落窠臼，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他对许多历史定



论都能从不疑处疑之，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正是我所缺乏者，而我尤其缺乏他的那种冷静与细心。我觉得他的这种性格和学术修养，很适合搞研究，然而他同时也喜欢收藏，而我又觉得搞收藏需要感情的冲动，太过冷静客观之人，绝难步入收藏行业，偏偏艾俊川两者兼容，当然令我羡慕交织。

因为“臭味相投”，更因为他的君子之风，我们虽然交往颇多，他却很少聊及自己的过往。我对他的历史拼图，大多是从不同的朋友处零星听来。有朋友告诉我，艾俊川当年是黑龙江高考文科状元，我向他求证，他更正说自己是第二名。某次，我跟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先生出差，偶尔聊到了艾俊川。沈先生说他曾跟